

最简方案与制图理论: 互补兼容的句法研究视角*

陆志军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最简方案与制图理论作为当代形式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两大研究提案, 深深地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成句法研究。虽然最简方案与制图理论在研究理念和实际句法操作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然则二者具有相同的发展渊源、科学主义研究目标以及句法结构图的研究核心, 只是在句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立场方面选择了不同视角。因此, 这两种提案在解释语言事实方面呈现出互补研究的态势, 这也是二者在发展前景中不断趋向融合的内在基础。本文基于如上考量, 深入分析二者的对立表象来挖掘其相互补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立场, 从而展现最简方案与制图理论在研究本质上的互补兼容性。

关键词:最简方案; 制图理论; 句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7)01-0041-06

0. 前言

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与制图理论(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是当代形式语言学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两大研究提案(research programs), 句法学家基于这两种研究提案所开展的诸多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界认为二者在解释语言事实等方面处于对立的研究立场, 而且可能会产生某些较为尖锐的学术冲突。然而, 本文认为这种表象张力并不意味着二者实际上处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状态, 而是在研究思路和立场方面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因此在句法研究方面表现出互补兼容的特性。基于如上考量, 本文比较分析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在研究由来、研究历程和研究理念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通过分析二者的对立表象来深入挖掘其相互补充的研究思路 and 立场, 从而展现极简的最简方案与复杂的制图理论在研究本质上的互补兼容性。

1. 研究由来

1.1 最简方案

Chomsky(1993)的代表性论文“语言理论的最简方案”标志着生成语法理论进入了最简方案的新发展时期。最简方案取消了之前“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中包含 D-结构(深层结构)与 S-结构(表层结构)的离散式句法分析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词库移交至 PF(音系接口)与 LF(逻辑接口)的动态式句法推导模式。

发展于“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的最简方案促使

学界认识了语言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参数性差异, 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就是儿童学会如何设置这些参数值域的过程。对语言原则与参数的认识又促进了学界对超越解释充分性的更深层次思索, 此乃最简方案理论探讨的核心部分。语言间的参数数量以及每个参数所设置的数目已经发展到一定庞大的程度, 甚至某些形态特征的参数设置还缺乏一定证据的支持, 这就无形中增加儿童习得语言的难度, 因此语言参数数量应该受到严格的控制或约束。如此, “语言学家应该限制生成规则的能力以及参数设置的能力”(Travis 1991:339)。

Pollock(1989)有关英法语的比较研究论文对最简方案的出台与发展起着最为直接的学术影响。法语的限定动词位置要高于否定词位置, 而非限定动词位置却低于否定词位置。限定动词必须移位至更高的功能性范畴, 而非限定动词则停留原位, 动词移位体现了限定动词与非限定动词的不同屈折特征。Pollock(1989)的 Infl 分解假说(Split Infl Hypothesis)将屈折范畴的中心语 Infl 分解为两个功能性范畴: T 和 Agr, 前者成分统领后者。法语的 Agr 具有强特征, 能够“吸引”主动词到更高位的 Agr 位置, 而英语的 Agr 只有弱特征, 只能下降到主动词位置。因此, 英、法两种语言的语序现象取决于各自的屈折形态特性以及普遍语法原则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Pollock 有关 Infl 特征强弱以及 Agr 与 T 分离的观点“完成了从管约论到最简方案转型的最关键的一个中间步骤”。(程工 1998:5)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时间指称的句法研究”(编号:13JJD740010)的阶段性成果。

Pollock(1989)认为语言变异与功能性语类有关,而不涉及词汇性语类。Chomsky(1993,1995)将句法设为词库和运算系统两部分,并依据 Pollock 的屈折特征理论提出了特征核查理论。最简方案打破了句法与形态的对立,“把变异局限于词库,把参数的设置在语言中可觉察的部分(主要是形态特性),这就是‘最简方案’模型中的一个核心性的改革。”(程工 1998:6)

1.2 制图理论

制图理论也是从“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句法研究提案。Larson(1988)的 VP 壳(VP shell)概念合理解释了题元角色、动词提升、NP 移位等句法现象,这些句法现象的分析又促使了 vP/VP 投射之分(Chomsky 1995)。实际上,句法结构的复杂性就体现在功能性句法域的复杂性(Rizzi & Cinque 2016)。Pollock(1989)的 Infl 分解假说是句法学家首次分析功能性句法域。屈折形式 Infl 的两个细分中心语 T 和 Agr 不仅体现了屈折的形态句法特性,而且为副词、动词等句法现象提供了更多的句法投射和句法位置。Chomsky(1995)却将 Agr 排除在功能性范畴之外,因为一致 Agr 特征不具备可解的语义内容,其不可解特征与格特征必须在接口被删除。

句法结构历来属于生成句法的中心要素,既然句法学家能够对 IP 句法域的功能性结构做出细致的研究,这就使得学界将绘制这些完整句法结构成为一种研究可能或研究方向(参见 Cinque & Rizzi 2010, Shlonsky 2010),这就是句法研究的制图理论提案的由来与目标。与最简方案一样,制图理论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框架,“作为一个研究提案,制图理论要解答的问题是,自然语言句法的正确结构图谱是怎样的构造?”(Cinque & Rizzi 2008:43)句法结构的制图理论研究旨在“尽可能精确、详尽地绘制出句法结构的具体图谱”(Cinque & Rizzi 2008:42)。制图理论的研究对象包括功能性范畴的类别、数目、内容以及语序等。

1.3 比较分析

如上分析表明最简方案与制图理论这两种研究提案具有相同的渊源,都受到了 Pollock(1989)的研究启示,都发展于“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最简方案将 X-阶标理论应用到句式的功能性范畴,形成了 CP-IP-VP 结构,该句法结构体现了 Chomsky(1986)X-阶标图示的邻近简单性(local simplicity)。

也许,制图研究最重要的动因来自“原则与参

数”理论有关功能性中心语的句法分析,即 X-阶标理论(Shlonsky 2010)。功能性成分能够扩展出与 X-阶标一致的句法结构。Cinque & Rizzi(2008:2)提出“一特征一中心语原则”(One Feature One Head Principle),即每个形态句法特征都对应于功能性层阶结构中特定句法槽的一个独立中心语。该研究理念促使了各种句法投射的产生。制图研究的另一个动因则是 Vergnaud(1982)的假设,即所有语言具备相同的形态句法特征集合,只是这些特征的拼读因不同语言的显性/隐性形态而表现出跨语言差异。例如,DP 域不仅包含 NP 和形容词投射(Cinque 1994),而且包含指称、限定、数或属格的相关投射(Abney 1983)。或许,功能性范畴并非一定要被普遍语法(UG)形式特征所约束,只有现实语料才能体现并决定某些功能性范畴的实际分解程度(Shlonsky 2010)。制图理论研究思路促使语言学家发现更多功能性中心语及其层阶结构,但其代价就是“要通过繁多的结构单元来体现整体复杂性(global complexity)”(Rizzi 2004:8)。

2. 研究历程

2.1 最简方案

最简方案的研究提案在普遍语法和内在化语言(I-language)这两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最简方案“实际上是对生成语法早期探索的一种无缝延续”(Chomsky 2015:97)。基于生成语法的研究理念,最简方案尝试缩减繁琐的 UG 原则来探索最简的 UG 本质。而且,最简方案尝试依据强式最简命题(Strong Minimalist Thesis)来探求内在化语言生成程序(generative procedure),促使生成语法研究的抽象化、内在化以及原则化。顾名思义,最简方案的术语“表明了该研究提案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说生成语法研究已经做到了最简的理论程度”。(程工 1998:7)

最简方案发展至今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运算操作手段:例如核心功能性语类(Chomsky 1995)、合并(Merge)与一致(Agree)的操作手段(Chomsky 2000)、内在化语言的生物语言学视角(Hauser, Chomsky & Fitch 2002, Chomsky 2005, 2007)、语言设计完美性(Chomsky 2005)、语段的强弱与核心功能性语类的特征完整性(Chomsky 2001, 2008)、语序、位移、合成性和标符等核心句法特性的重新审视(Chomsky 2013)、以及外在化、合并、加标等句法概念的澄清(Chomsky 2015)。最简方案的任何改进都是针对先前理论的某些不完善以及操作的某些不合理之处,句法生成机制与句法操作手段也逐步得到更新与完善,但是还

处在不断修正与改善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实这种调整过程很符合生成语法的发展规律,这也表明Chomsky所言最简方案并非一种研究理论,而是一种研究提案或者一种研究平台。

2.2 制图理论

随着功能性句法域研究的深入开展,学界发现功能性结构具有纷繁的类别与数目。Pollock的分析模式很快就延伸到IP域之外的其他领域。Rizzi(1997)第一个明确地对CP域或左缘句式结构做出了制图研究。Rizzi(1997)提出的左缘完整句式结构(Force>Top*>Int> Top*>Focus>Mod*>Top*>Fin>IP)不仅有利于分析量化成分、疑问助词、话题、焦点等现象,而且从结构层面来分析话题-述题、焦点-预设、辖域-话语等话语语义特性。VP动词域的制图研究产生了词汇体(Vendler 1967; Ramchand 2008等)和事件语义学(Parsons 1990),IP屈折域的制图研究产生了语法体(视点体)、时态、语态,而CP标句域的制图研究则产生了语力、话题、焦点、限定性等功能性范畴。制图研究还进一步扩展至NP域(Cinque 2002)、介词PP域(Cinque 1994, Svenonius 2008等)、形容词AP域(Svenonius 2008, Cinque 2010)、VP的Topic和Focus投射(Belletti 2004)、数词和程度词(Kayne 2007)。至此,制图理论的句法研究将生成句法中情态、语气、时态、体、信息结构等大量分散的研究观点做出了有效的统一分析,将不同句法域关联起来,将狭义句法运算与语义意义解读关联起来。

2.3 比较分析

近年来生成句法研究已经从词汇性成分转向到功能性成分。Rizzi & Cinque(2016: 141)提出,这种研究转向具有如下表现:其一,句法制图理论研究业已证实句法结构存在词汇性投射与丰富且复杂的功能性投射序列。其二,功能性成分与词汇性成分都能扩展为完整的句法投射。其三,功能性中心语本身具备的形态句法特征能够驱使移位等句法运算操作。其四,句法差异性参数体现为功能性中心语所具备形态句法特征的差异性。

最简方案始终坚持功能性投射的最简结构(CP>TP>vP>VP),而现有的制图理论研究意在坚持绘制繁杂的句法图谱结构,旨在体现功能性范畴投射及其层阶结构的普遍性。Kayne(2005: 15)认为,“UG为每一个词汇性或功能性成分施加了最多一个可解句法特征”,如果该观点正确的话,制图理论研究发现了丰富特征结构,也证实了参数是特征的形式特性(有解/无解、显性/隐性)。如此,过去有关参数的概念(参数

是语法原则的特性或特性簇)则难以适用于现有句法理论。Chomsky把参数比喻为开关键的观点也难以适用,而应该将此观点修改为:“每个特征都被赋予了自身的开关键,具备一定数量的两分选择项”(Shlonsky 2010: 14)。

Cinque & Rizzi(2008)指出,制图理论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将词组和句式归结于词汇结构与更高层的功能性结构的组合,而第二个成果则是观察到功能性结构具有至少一个中心语。制图理论的句法研究将上一小节所述的各个句法域进一步分解出更为详尽的功能性范畴,这种研究逐步增加了句法表征的复杂性和繁琐性。换言之,最简方案旨在采用自下而上的最简结构构造,从而探索句法结构复杂性的上限数目;而制图理论旨在采用自上而下的繁杂结构构造,从而探索句法结构复杂性的无限数目(Cinque & Rizzi 2008: 44)。

3. 研究理念

3.1 最简方案

早期生成语法研究为人类语言提出了大量UG假设以及句法手段。而最简方案的研究提案却“能够不断审视并删减那些过于规定性或者不够原则性的理论不足,从而不断加深我们对语言机能的认识与了解”(Gallego 2012: 10),如此能够减少句法理论的主观规定性并深化句法理论的原则解释力。最简方案的最重要研究理念就是奉行Chomsky的“最简主义假设”,即作为一个完美系统,人类语言以最优化设计与最简洁最经济的句法操作推导出能够满足接口条件所需的合法句子结构(吴刚 2006)。最简方案一直奉行生成理论的最简化以及句法操作的最小化,其二十余年的修正与完善也都是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发展改进的结果。诚如Jean Baptiste Perrin(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所言,科学的本质在于将复杂的有形项缩减为简单的隐性项(complex visibles to simple invisibles)。

最简方案的另一研究理念就是,生成语法研究在高度抽象化和理想化前提下描写并刻画内在化语言的来源、本质与习得。虽然最简方案研究在其发展历程中涉及了众多规则、假设、理论模型、操作手段等的提出、修改、完善或取消,然而生成语法理论的研究理念却始终没有改变,即对内在化语言的来源、本质与习得的探索。因此,最简方案的研究理念始终如一,没有产生任何质的变化,只是在具体操作方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修改与逐步的完善。生成句法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人类对语言发展机制的种种猜想与验证”(石定栩 2003:

34),这也充分体现了科学研究扬弃旧理论与构建新理论的重要特性,如此寻求语言使用与理论解释的一致性。

3.2 制图理论

制图理论主张人类语言存在一个普遍的句法层阶结构,该结构的功能性范畴并不依赖某种语言而显现出多种表现形式。Rizzi(2001)认为,每种表现形式都占据了该功能性中心语的某个标志语位置。制图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理念就是“一特征一中心语”原则,但是该原则并不否认句法中存在多种特征于一身的中心语,只是这类中心语并非句法运算的“原子”成分,它们只会在句法推导过程中出现,中心语移位中某一中心语移位至另一中心语位置,移位终点的中心语就具备了多种特征的存在(Cinque & Rizzi 2008)。因此,Pollock 才将 Infl 分解为 T 和 Agr 两个中心语。

制图理论研究另一研究理念就是,自然语言的设计始终是为了尽可能实现局域简单性,移位成分每一次只能获得一种单一特征以及一种单一解读特性,这也遵循局域简单性原则(Cinque & Rizzi 2008)。最简句法研究的移位现象也遵循局域简单性原则,例如,“That book, I had read ____ yesterday.”中的 that book 在原位置从动词获得题元角色,然后移位至左缘结构。制图理论则认为,that book 移位至左缘 Top 中心语位置,获得话语特性,使得 TopicP 的标志语 that book 成为话题,其补足语成为述题(comment)。

3.3 比较分析

制图研究几乎是与最简方案同一时期出现并持续发展下来的。Cinque & Rizzi(2008)提出,虽然制图结构的复杂性与最简方案结构的简单性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是这两种研究提案之间并没有存在任何矛盾或者任何冲突,它们体现的只是不同的研究分工,这两种提案完全可以平行发展。具体而言,最简方案侧重于分析句法推导过程的操作机制(合并、移位等)以及语义无解特征在句法推导中的运用;而制图理论则侧重于分析句法结构的完整图谱以及语义有解特征的具体分布。最简句法强调基本句法推导机制,即外合并、内合并以及 Agree 操作,而递归特性促使有限的操作手段生成无限复杂的句式。最简方案所研究的基本句法结构(CP>TP>vP>VP)在制图理论中被分解为各自复杂的结构图谱。

Cinque & Rizzi(2008)将最简方案的核心句法要素(C-T-v-V)视为制图理论的研究基础。制图理论主张句法结构具有三个层面:词汇 VP 域、屈折 IP 域

和标句 CP 域。词汇域的中心语能够赋予题元角色,屈折域涉及动词的形态标记,而标句域体现话题、焦点或疑问,这三个层面与最简方案的句法结构图相一致。

最简方案的 UG 原则归根溯源为两类:决定接口的表征合法性与适用性,以及约束句法的推导经济性/局域性(Cinque & Rizzi 2008:49)。两者在制图理论研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与影响。线性对应公理(Linear Correspondence Axiom)(Kayne 1994)能够将句法层阶结构映射至线性序列,而且论元结构特性、信息结构、辖域等能够确保 C-I 接口特性的合法诠释以及有效交流的顺利实现。Belletti(2004:5)认为,制图理论研究与最简方案研究中的句法表征成分必须能够被其他认知体系所识别和解读。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之间不仅具备相同的解读性要求,而且具备相同的接口界面条件和经济性考虑(Rizzi 2004)。这都表明最简方案对制图理论的研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的研究理念是并非背道而驰。Martínez-Ferreiro & Mata-Vigara(2007)指出,制图理论结构的句法成分能够以最简方案的方式得到诠释,最简方案的最小句法结构和制图理论的最大句法结构都可视为句法研究中默认的图谱结构。只是,最简方案的最小句法结构难以容纳所有句子成分时,句子结构才引入额外节点来容纳更多句子成分,从而形成了制图理论的句法结构。而制图理论的图谱结构包含 UG 所需要的所有功能性范畴,只是不同语言会体现功能性范畴的不同类别和数目。因此“制图理论研究完全与最简方案的研究理念相吻合,都奉行极简的研究特性”(Rizzi & Cinque 2016:157)。

4. 简评:互补与兼容的句法研究视角

4.1 张力与矛盾

这两种句法研究视角在研究理念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并不产生矛盾,它们之间的研究视角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互补兼容性(Shlonsky 2010)。

制图理论学家所绘制的结构图谱有助于学界重新思考传统的生成句法结构(CP>TP>vP>VP)。具体而言,最简方案采纳最简要素(C-T-v-V)为句法结构提出语法假设,而制图理论则探索句法结构的所有功能性范畴及其投射的图谱表征方式。这就是最简方案精简结构与制图理论纷繁结构之间显而易见的张力所在(Rizzi 2004:6)。Shlonsky(2010:15)具体提出两种张力表现情形。其一,最简方案研究中,语段 CP 和 vP 及其边缘(中心语和标志语)在

句法局域运算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语段概念却难以融入制图理论的结构图谱中。例如:最简句法结构中 CP 的边缘成分是其标志语,但这要对应于制图结构的[Spec, FinP]、[Spec, ForceP]还是[Spec, FocusP]位置呢?其二,制图结构与最简句法结构之间还存在范畴选择的非一致性。最简句法中,范畴选择是基于姐妹关系。如此,C 能够选择 T,T 能够选择 v。但是在制图研究中,V 如何直接选择并不是其姐妹成分的疑问中心语 Foc 或 Int?同理,最简句法的 C 能够将格等所有特征邻近地承袭给 T。而在制图结构中,C 和 T 都能够分解为不同功能的句法投射,那么究竟哪一个 C 能够将其所有特征承袭给哪一个 T?

Cinque & Rizzi(2010)、Rizzi & Cinque(2016)等认为,即使制图理论研究和最简方案研究之间存在张力,这两种句法研究提案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一方面,制图理论研究能够遵循最简方案研究一直倡导的句法推导成分,例如内合并和外合并是最基本的句法操作手段,移位分解为“探针-目标”搜索操作与合并两个步骤,移位受特征所驱使。另一方面,最简方案研究的 C、T、v 等标符是制图理论结构图谱中纷繁范畴的简化形式。虽然两者的句法结构表征方式、表征数目有所不同,但是在研究具体句法现象和研究问题时,句法结构可以是纷繁的功能性层阶结构,也可以是精简后的最简句法结构,这完全取决于实际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视角。

4.2 互补与兼容

句法学家们为了寻求对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与透彻分析,就应该而且必须将这两者相互结合。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势必应该表现出这一互补兼容的发展趋势,具体原由如下所示。

(1)科学主义的研究目标。当代句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能够科学地采用理论框架来研究并认识复杂的人类语言现象。虽然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来观察分析语言,但是语言的语音形式、词汇形态、句法结构、语义解释等都毋庸置疑地被假定为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无论采用何种研究视角,句法研究都是为了科学合理地阐明语言现象背后的句法表征、句法操作、句法推导以及语义解释。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这两种研究提案显然都采用符合科学主义的句法操作机制,从而最终建立各自具有原则解释力的句法研究理念和探索平台。这两种研究提案的实际差别体现的是研究视角的不同,但是在科学主义的研究目标上却殊途同归,因此极具兼容的可能性。

(2)句法结构图的研究核心。二者虽然都以句法结构图为研究核心,但对具体的句法结构图却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视角。最简方案是在四种核心功能性投射(CP>TP>vP>VP)基础上来分析语言现象,而制图理论则是在纷繁复杂的功能性投射图谱上来分析语言现象。极简的句法投射与复杂的句法投射都是为了追求对语言现象科学合理的分析,二者是互补兼容而不是对立矛盾的。

(3)功能性语类的数量要求。依赖极简的功能性范畴本身可以解释说明诸多的语言现象。制图理论采用纷繁复杂的功能性语类图谱与最简方案也并不矛盾。在功能性范畴的不同数量要求直接导致了二者在解释语言现象时的差别性表现。因此,在考察分析语言现象时,学界不能单一地采用一种立场来考察解释语言现象,而应该灵活地依据具体语言现象来选择不同的功能性范畴。而且,两者的交叉研究也已经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Cinque 1990,Rizzi 2004, Belletti 2008 等)。

正如 Shlonsky(2010:429)所言,“制图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课题,是语法理论发展的自然结果。Chomsky 的每一个句法理论时期都涉及到某种程度的制图结构”。最简方案研究的特征运算、合并、移位等句法操作能够为制图理论的发展提供操作手段,促使制图理论绘制更为精确的投射数目以及结构图谱。而制图理论研究能够为形态句法的对比分析提供更为详实的功能性范畴,为跨语言分析提供更为详尽的结构性依据。

5. 结语

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作为当代形式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两大研究提案,深深地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成句法研究。虽然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在研究理念和实际句法操作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然则二者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在句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立场方面选择了不同视角。制图理论与最简方案不仅是“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同时发展起来的两种句法研究提案,同时都是以句法结构图为研究核心的,而且具有共同的科学主义研究目标。它们对功能性语类的具体数量的分歧以及对语言现象的研究视角实际上也并不根本冲突,而是在诸多方面被认为具有互补兼容的特征,这种互补兼容态势也是二者在发展前景中不断趋向融合的内在此基础。

参考文献:

程工. 1998. Chomsky 最简方案形成的理论动因[J]. 外语教学与研究(1):1-7.

- 石定栩. 2003. Chomsky 句法理论的最新动向[J]. 当代语言学(1): 33-40.
- 吴刚. 2006. 生成语法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Abney, S. 1983.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D]. Ph. D. dissertation. MIT.
- Belletti, A. 2004. Aspects of the low IP area[C]//L. Rizzi. *The structure of CP and IP: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51.
- Belletti, A. 2008.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M]. London: Routledge.
- Chomsky, N. 1986. *Barrier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1993.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C]// K. Hale & S. J. Keyser.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52.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C]//R. Martin, D. Michaels & J. Uriagereka.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m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89-155.
- Chomsky, N.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C]//M. Kenstowicz.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52.
- Chomsky, N. 2005.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J]. *Linguistic Inquiry* 36 (19): 1-22.
- Chomsky, N. 2007.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C]//U. Sauerland & H. M. Gartner.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29.
- Chomsky, N. 2008. On phases[C]//R. Freidin, C. P. Otero & M. L. Zubizarreta.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33-166.
- Chomsky, N. 2013. Problems of projection[J]. *Lingua* 130: 33-49.
- Chomsky, N. 2015. Some core contested concepts[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44: 91-104.
- Cinque, G. 1990. *Types of A'-dependencie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Cinque, G. 1994. On the evidence for partial N movement in the Romance DP[C]//G. Cinque, J. Koster, J.-Y. Pollock, L. Rizzi, & R. Zanuttini. *Paths towards Universal Grammar*. Georgetow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85-110.
- Cinque, G. 2002. *Functional structure in DP and IP: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1*[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nque, G. 2010. *The Syntax of Adjectives: A Comparative Study*[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inque, G. & L. Rizzi, 2008.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C]//V. Moscati. *CISCL Working Paper o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 43-59.
- Cinque, G. & L. Rizzi, 2010. *Mapping Spatial PPs: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6*[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lego, Á. J. 2012. Introduction: a framework of phases for linguistic theory[C]//Á. J. Gallego. *Phases: Developing the Framework*.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9-44.
- Hauser, M.D., N. Chomsky & W. T. Fitch. 2002.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J]. *Science* 298: 1569-1579.
- Kayne, R. S.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ayne, R. S. 2005. Some notes on comparative synta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and French[C]//G. Cinque & R. S. Kay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9.
- Kayne, R. S. 2007. Several, few and many[J]. *Lingua* 117(5): 832-858.
- Larson, R. K.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J]. *Linguistic Inquiry* 19 (3): 335-391.
- Martínez-Ferreiro, S. & M. Mata-Vigara, 2007. From minimalism to cartography: towards a unified account[EB/OL]. [2016-10-5]. <http://filcat.uab.cat/elt/publicacions/reports/pdf/GGT-07-11.pdf>.
- Parsons, T.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Pollock, J. 1989. Verb movement,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J]. *Linguistic Inquiry* 20 (3): 365-424.
- Ramchand, G. C. 2008. *Verb Meaning and the Lexicon: A First-Phase Syntax*[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zzi, L.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C]//L. Haegeman. *Elements of Grammar: A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Dordrecht: Kluwer: 281-337.
- Rizzi, L. 2001. On the position "Int(errogative)" in the left periphery of the clause[C]//G. Cinque & G. Salvi. *Current Studies in Italian Syntax. Essays Offered to Lorenzo Renzi*. Amsterdam: Elsevier North-Holland: 287-296.
- Rizzi, L. 2004. *The Structure of IP and CP.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2*[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zzi, L. & G. Cinque. 2016.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syntactic theory[J]. *The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2: 139-163.
- Shlonsky U. 2010. The cartographic enterprise in syntax[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4 (6): 417-429.
- Svenonius, P. 2008. The position of adjectives and other phrasal modifiers in the decomposition of DP[C]//L. McNally & C. Kennedy. *Adjectives and Adverbs: Syntax,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42.
- Travis, L. 1991. Parameters of phrase structure and verb-second phenomena[C]//R. Freidin.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339-364.
- Vendler, Z.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ergnaud, J.-R. 1982. Dépendances et niveaux de représentations en syntax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收稿日期: 2016-10-08

作者简介: 陆志军, 博士生, 讲师。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 形式句法学。

(责任编辑: 李德俊)